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  
下民

童恢服虎後漢

童恢字漢宗獻帝時除不其令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  
肴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無囚流人歸  
化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  
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就死  
竟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  
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曹操赤棒專威魏書

曹操赤棒專威魏書

曹操赤棒專威魏書

王脩攻賊魏書

王脩字叔溫獻帝時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  
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  
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  
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懼服

賈逵舉奏不法魏書

賈逵字梁道後漢獻帝時魏文即王位以為豫州刺史是時天  
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川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  
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

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  
糾天下復何取正乎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  
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  
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堠繕甲兵為守  
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  
長谿水造小戈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陳矯論決親書

陳矯後漢獻帝時曹操辟為司空掾為樂陵太守魏郡西郡  
太守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遂  
免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  
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無辜矣自  
漢興以來一時論決

賀齊威振山越

賀齊後漢獻帝時少為郡吏守刺長縣吏斯從輕供為  
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  
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  
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胡質辨姦親書

胡質字文德後漢獻帝時曹操召為頭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  
妹殺其大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諒隱抵諒不  
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後  
吏郡即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  
德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  
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

楊沛高禧親書

楊沛字孔渠後漢獻帝時為新鄭長人多飢窮沛課民益食  
甚收登巨閩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千餘斛藏小倉會曹  
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  
皆進乾糲操其喜

社龍要誓親書

社龍後漢獻帝建安初曹操迎天子都許龍逃還鄉里操以為  
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  
野荒民困倉庫空虛龍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  
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龍乃悉  
召縣吏民任龍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  
者皆心德龍出皆叩頭願效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

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殲吏民去圍得死略盡而  
後更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悉而從之如歸

趙儼囚家親書

趙儼字伯然後漢獻帝時曹操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儼  
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  
放自是威恩並著

呂慶平賊親書

呂慶字子恪後漢獻帝時曹操在兗州聞慶有膽策以為  
行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  
以慶代松慶到招誘吳母等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  
伏其側慶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骸  
乃

平豫以度領太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  
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續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度將家  
女到郡開恩信祖等黨無所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  
業簡其疆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在郡十數年甚有  
威惠

國淵智察姦書魏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曹操  
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  
諸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解年少  
曹遂就師功曹差三人騰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  
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  
月曹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子尼案問具得情理

國淵立法競勸魏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  
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  
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  
姓競勸樂業

陳登化民畏愛魏書

陳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  
有文章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壽者  
有孤視民如傷後漢獻帝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  
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抗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  
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

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  
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部兵為軍  
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  
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奸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  
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春  
城江南之志

王昶栽樹墾田 魏書

王昶字文舒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文學帝踐阼從散騎侍郎  
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所開荒萊勸勸百姓墾田  
多遷兗州刺史

顏斐教化 魏書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魏文帝黃初時為京兆太守京兆  
為起政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文歷數四二千石取辦目前亦  
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  
無卓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  
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車牛  
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  
開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新兩束為冬寒冰炙  
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倉慈德惠 魏書

倉慈字孝仁始為長安令明帝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  
以兵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  
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  
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便

單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  
關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易欺詐  
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  
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  
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  
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建於  
阿之

游楚守城不降 魏書

游楚為人慷慨歷位宰中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後明帝太  
和中蜀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

游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  
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  
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  
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  
已去必將寇未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敕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  
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耳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  
遣長史馬顛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  
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盡自疲  
弊耳使顛鳴鼓繫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  
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  
侯長史掾蜀皆賜拜明帝嘉其治詔勿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

小而大聲目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分勉之

徐邈政化大行記書

徐邈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直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火雨常苦之邈邀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以勸農歛民間私杖箠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屠宰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

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絕交于闐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禪邪繩枉州界肅清

劉毅見聞書

劉毅字仲雄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功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魏元帝末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張嶷安邊蜀書

張嶷字伯岐後王時為牙門將越雋郡自丞相諸葛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贛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張嶷為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訪以恩信蠻夷皆服頗耒降附北徼視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

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  
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  
略欲為姑婿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寢遂遣親  
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送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  
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上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叛  
不為患

呂乂開諭增戶蜀書

呂乂字李陽後主時為漢廣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  
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  
禁開諭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

陳表誘赦施明吳書

陳表字文興吳主孫權時為將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

嘗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雖死  
其耐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  
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  
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  
遷表為無難右都督

李密便民無擾蜀書

李密字令伯晉武帝以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  
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諸縣欲求  
屬妾薪蒸密箴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  
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朱齡石斬姚係祖南史



朱齡石字伯兒晉武帝以為建武參軍後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

王宏政術 晉書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晉武帝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無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鑿勸恤百姓尊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數不減比年普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安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張輔剛正 晉書

張輔字世偉少有幹局武帝時補葭田令不為豪強所屈行還督葭州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皆姓葭之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

陸雲神明 晉書

陸雲惠帝時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何攀申明曲直 晉書

何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惠帝時為涪蓋二州中正引致遺滯陳壽闔又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

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

山遐增戶晉書

山遐字彥林東晉元帝時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被蔽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

江秉之簡政南史

江秉之字玄叔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繼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必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

王摛投書南史

王摛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

人上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曰

沈懷文訊獄南史

沈懷文宋文帝時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眾咸稱平

沈瑀見任南史

沈瑀字伯瑜宋明帝時復事刺史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

王敬則縛盜南史

王敬則宋明帝時補既陽令時軍萊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  
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靈  
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  
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  
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顧憲之明決斷惡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  
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一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  
人呼為神明及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慶有

能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慶  
伺之亦卒不能傷也

王敬則略不拾遺南史

王敬則齊高帝建元中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  
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略不拾遺郡無劫盜又  
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略父之乃令偷舉  
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傅琰明決南史

傅琰字季珪齊高帝時為山陰令賣針高糖老姥爭團絲菜詣  
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  
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孔琇之案盜 南史

孔琇之有吏能仕齊武帝時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蕭景治郡為最 南史

梁吳平侯蕭景好學才辯有識斷齊明帝時為永寧令政為一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嘉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

謝覽折強除劫 南史

梁武帝時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衣巷子

下軍肅然

江革施恩息盜 南史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除都官尚書尋監吳郡時境內荒饑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冠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傅翹如神 南史

傅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猶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動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端欲不理得乎後梁武帝天監中為建康令後有能名

傅岐放囚 南史

傳岐字景平梁武帝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  
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  
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歸家  
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  
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  
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

蕭彥達援急贍貧南史

彥成康王秀字彥達梁簡文帝第七子也天監七年遭慈母陳  
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  
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明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  
人夏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  
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持我為援援之官還待

非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頰敗人由秀以  
之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  
志悅

蕭恭降朗南史

蕭恭字敬範梁武帝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時衡州刺史武會  
詔于始發暴州人朱朗聚黨反帝以恭為刺史恭至緩服狗賊  
示以恩信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  
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  
遣使請降恭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起  
之子姪斬之軍門有司奏恭縱罪專執詔宥之遷湘州刺史

沈瑀柳吏南史

沈瑀梁武帝時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

令長吳祗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遮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簿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至後魏富吏皆解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貴人悉使者亡屢羸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夏侯恭叔惠化南史

夏侯恭叔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運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

臧厥精明南史

臧厥精明亦以善局符梁武帝時為晉安太守居山海

前二十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懼負罪自及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令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輒並付獄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搗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孔奐麥飯餉軍南史

孔奐字休文梁元帝時補中從事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絕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舍武帝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

程靈洗督下耕績南史

程靈洗字玄滌陳文帝時為都督郢州刺史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獲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貨財亦弗儉吝

李曾善政賊長還康北史

李曾李孝伯之父也魏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庶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康故處郡雖曰詐作康康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于栗磾構橋北史

于栗磾任魏時為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

於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

陸叡清平北史

陸叡魏文成帝時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發勸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效猶伏事無不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微為散騎侍百姓乞留叡者千餘人魏獻文不許謂羣臣曰叡之善政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叡之代還也吏人大無布帛以遺之叡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

李安世表善除惡 北史

李安世魏文成帝時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  
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  
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  
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  
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  
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

房景伯喻賊 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魏  
文時李冲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於  
行車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等六

景伯聞其歸郡家逃亡景伯督切獨縣邑捕禽之即  
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  
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  
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拓跋珽不收狂誤 北史

拓跋珽魏孝文帝時為豫州刺史有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  
珽有犯懷恨圖為不軌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珽速掩丘生并  
其預謀者珽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  
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  
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珽恕而不問

宋世景發姦 北史

宋世景魏孝文時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



而誠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李崇懸鼓

北史

李崇字繼長仕魏孝文為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賞賜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

楊津智察

羅漢魏宣武時遷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不倦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濁貨者未嘗言其非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王椿聲望

北史

王椿字元壽魏宣武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僮僕千餘國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

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尋昌中余朱榮以汾州胡逆表請  
慰勞汾胡汾胡與椿北州服其聲望至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  
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  
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  
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

江文選震肅奸盜北史

江文選悅之子也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使道遷之  
圖楊靈珍文選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魏宣武帝令襲父封拜  
武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顧屏人密  
語於是人所苦疾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  
無敢止敢為雍州諸郡之最

刁雙清肅北史

刁雙清肅北史  
除西兖州刺史時賊寇蜂起州人張桃弓等以  
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  
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  
是州境清肅

宋世良括戶北史

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為酸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  
情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  
河內太守田估賦化員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  
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比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  
一天下也

宋翻威振北史

宋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魏孝莊時除司徒左

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  
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驢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  
露沾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  
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  
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  
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  
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  
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柳慶獲孟甥

柳慶親等武時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觀其甥孟氏  
為山陰縣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遂令就禁孟氏殊無懼意乃  
慶曰若加以枉枉後備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

山陰縣 愛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便雲之狀言畢令  
殺之其後貴戚斂手

樊子鵠責守失儀

北史

樊子鵠魏孝武時除兗州刺史將之官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探  
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彬參侯失儀子鵠責讓彬并數  
罪狀彬皆引伏於是州震悚

蘇瓊明斷

北史

蘇瓊東魏孝靜帝時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  
安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已梛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  
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  
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  
枉死後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

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高季式討賊北史

高季式字子通有膽氣東魏孝靜帝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等又陽平賂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崔昂守法北史

崔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昂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東魏末嘗帝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次軍委以腹心之任及

昂為開府長史非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昂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昂間內外齊肅

韓褒弭盜北史

韓褒字弘業西魏文帝時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僚屬少年素為鄉里愚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令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

悉首盡襦衣取名簿勘之亦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貧人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襦衣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役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鄭道邕招撫部民

北史

鄭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魏孝明帝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大帥咸陽王長史文帝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五原縣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盡歸之丙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

齊京兆尹

竇熾飲水

北史

竇熾西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抑控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更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宋世良善政

北史

宋世良齊文宣帝時拜清河太守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高陽平郡移檄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遣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繆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門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盜多萃於此入為之誣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

堯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  
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內  
穉生挑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  
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  
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令失  
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蘇瓊政術北史

蘇瓊仕齊文宣帝為南清河太守禁斷淫祠婚姻娶葬皆數令  
僉而喪禮又蠶月預不獻綿繅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  
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更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  
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羊烈蝗不入境北史

羊烈為文宣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廉潔  
平太守有能名時頗有災蝗大牙不入陽平境數

即基清訟北史

即基齊孝昭帝時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  
使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  
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  
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  
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赦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  
處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免基所陳條網既疎獄訟清靜

即茂審囚北史

即茂周武帝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

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  
衛國人不取甲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  
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于翼祭山得雨北史

于翼字文若周武帝建德二年出為安州摠管時大旱涇水絕  
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群祀山廟已除翼  
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

盧賁決渠北史

盧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隋文即位拜散騎常侍歷鄆統懷三州  
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流入温縣名曰温渠  
渠以溉馬蹏人賴其利

裴雄口盡情狀北史

裴雄有才器隋文帝時為秦王俊法曹參軍王嘗親書囚徒  
姓名雄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書  
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梁彥光復治相州北史

梁彥光隋文帝時轉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  
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  
郡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坐免歲餘拜  
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餽臣自分廢  
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  
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噎笑彥光  
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魏德深治最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即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武陽郡丞元寶歲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勤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魏德深為貴鄉長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

盧昌衡表則 北史

盧昌衡隋文帝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頴目而異之陳其賢職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刺史長史其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範之者以為美談

長孫平義倉 北史

長孫平隋文帝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備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之自是州里豐衍

裴蘊驗丁 北史

裴蘊隋煬帝大業間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



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張允濟驗盜 唐書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時葱因教曰弟還舍晚有盜當告今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張允濟決訟事文類聚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原武民以牯牛依婦家者久之牛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象其首過婦家云捕汝牛者令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不知意曰此婿家牛我無而即遣左右撤蒙白可以此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原武吏大慙

張允濟 唐書

張允濟字師約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有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勅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嘗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受而安輯之其在積北者甚戚私相遇者儉不禁示羈縻而已

張允濟 唐書

張允濟陳鄆陽王位也北隋為襄國通守高祖武德初擊... 命討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 觀初徙鄧州州承喪... 有流穴君實如意勞殊不暮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 獨君實所治有年儲倉京羨滿慶三州民就食其境太台下... 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糧少令拆民房逐食聞

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與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

賈敦頤兄弟善政唐書

賈敦頤太宗時徙瀛州刺史州澤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度如數百里敦頤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高宗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植伏下無能者十子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

裴瑒之霹靂手唐書

裴瑒之高宗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則大率宗義內輕之鑄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使官毋留此瑒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宗義讓使趣斷瑒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運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宗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王方翼濟亂唐書

王方翼高宗時遷肅州刺史州無隍漸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斯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隍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

李傑市棺唐書

李傑中宗時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皆治不少廢  
由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  
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  
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  
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

韋景駿著功

唐書

韋景駿中宗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潁漳連年泛溢人苦之  
防迫溝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郭  
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使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  
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入通有無教導樵徒  
歸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

李朝隱出臣官

事文類聚

李朝隱唐睿宗時為長安令有室不閉與青諸縣諸縣令  
提出之帝聞即嘉之乃下制曰李朝隱德義不日清強自遂品  
官入縣有垂儀式遠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宜加一階用表剛  
烈

李元紘毀愷

唐書

李元紘玄宗時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為  
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王權家皆旁  
築立壘諸竭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

韋倫減鑄錢費

唐書

韋倫玄宗時以陰調監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  
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叢扶苛嚴愈  
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跡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

晚節盛營官已至更介以為欺倫閱實工負出費倍

鄭昕殺賊 唐書

鄭昕玄宗時為郾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留昕誅殺六七十人採訪使哥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賊市人以應助率眾擊殺之

于邵曉獠皆降 唐書

于邵字相門玄宗天寶末第進士補崇文校書郎遷巴州刺史會歲饑部獠亂簿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懼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

左震斬巫 唐書

左震為黃州刺史肅宗不豫太子建言崇在山川宰相

女巫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巫至不許入黃川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鋪不啓震怒破鋪入取玉勒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與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房瑄治汾復民居 事文類聚

房瑄唐肅宗時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利吏瑄到後池即治府為營吏攘民居瑄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

柳子厚

柳子厚悉歸質人 事文類聚

柳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作則設為質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

相嘗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千人

蘇弁儲侍畢給 唐書

蘇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野  
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  
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  
試大理司直

張延賞治行第一 唐書

張延賞代宗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  
里凋殘延賞以簡約輕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旣膺時  
心惟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帥兵屯東都詔延賞  
以兵馬在五年治行第一

柳子華營莊 唐書

柳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劍南府果遂也刺史代宗  
華清宮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  
之遂為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宮使設轅圍於市街邑中曰  
民有得華清宮瓦石什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  
山積矣營辦略足

王播均罰 唐書

王播字明敬德宗貞元年間為監察御史除駕部員外郎長安  
令于頗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

鄭珣瑜餽運 唐書

鄭珣瑜字元伯德宗時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方是時韓全  
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

知儻運勞凡迎送殺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徽有所取非紹約者珣瑜輒佳璧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停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北張延實而重厚堅正過之

李吉甫破姦唐書

李吉甫字弘憲德宗時改祁饒二州刺史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雷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姦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

馬摠民戴如親父母事文類聚

扶風馬公摠唐德宗貞元中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摠承死亡之後摠拾之遺剝膚推髓公私掃赤立新約不相保

神萬日暖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曰摠之始至其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統慮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

羅立言築城自心盜事文類聚

羅立言唐德宗貞元末推進士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甘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間狹弓於衆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无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汴流姦盜屏息

李巽理財唐書

李巽字令叔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銳為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為監鐵轉運副使

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滋職一年較所  
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  
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旬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史有過  
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

盧坦寬恕唐書

盧坦憲宗時為河南尉改壽安令時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  
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  
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錢徽理枉唐書

錢徽字蔚章憲宗時中進士第拜左補闕又拜禮部侍郎後貶  
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百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  
徽按其証悉縱之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新定餽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佗用哉命代貧民

劉栖楚窮治唐書

劉栖楚敬宗時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各  
軍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  
竄奴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  
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王播善奏唐書

王播文宗時進檢校司徒拜左僕射少孤貧自刈苦至成立居  
以彊濟稱天性動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  
以刑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  
喜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日子笏

崔暘得情唐書

崔錫字東崇武宗特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  
可久專貨江湖間值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  
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  
人宅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詎  
逐之妻詣史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  
恨歎遂失字錫之采可久陳寃錫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  
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次而露  
鄰民相語歌舞於道

李源奉沃大治 唐書

李源字德新唐宣宗大中未遷武功令畿民多饑神策軍使以  
其橫賦假借不敢緹以法頗益有神策士向君應冬清沃六年不

暉然出入閭里無不稱也臣向籍君慶命頭建質類即被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无小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大治

何易于致獄無囚 唐書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  
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  
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  
賓客疾驅去監鐵官權取奉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  
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  
子詔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終慕于民乎  
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  
能具葬者以俸救更為辨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闕民在廷



易子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後  
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  
稱

劉昫除弊寬民 五代史

劉昫唐廢帝即位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  
問三司使王玟帑廩之數玟何玟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  
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玟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  
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  
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  
嗷然以為德

馬人望括民戶 遼中

馬人望字藏叔太祖時第進士為秋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

後秋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後他邑在渾怒下吏  
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  
朝悉從所請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馬人望處決無  
一死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  
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  
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  
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  
之甚高齋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張浩撤祠 金史

浩字浩然太宗天會八年進士及第授秘書郎改平陽尹平  
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  
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屋後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先帝祠作擊壤遺風亭

劉敏行禦寇 金史

劉敏行太宗天會中進士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閉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贖後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一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

馬諷決水辯誣 金史

馬諷字長孺無宗時登進士第調雄州歸信公境有河曰八尺

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其患遂息召為尚書省令史天德初改寧州刺史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具伏其誣眾懼呼感泣

王競購賊築隄 金史

王競字無競熙宗時除太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戒費幾半縣民為之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

程輝捕殺姦賊 金史

程輝字日新熙宗時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娶其妻輝督捕之命善母以長鎚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

董師中善政 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熙宗時權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縣丞有劇賊王之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芻縣有道觀寓于驛舍者悉為焚之

李晏運木 金史

李晏字致美性警敏倜儻尚氣熙宗時歷中牟令會海陵方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眾乃自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

張奕定叛亂 金史

張奕字彥徽熙宗時以廢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

上遇賊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欲振林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

高昌福偵敵 金史

高昌福熙宗時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為宋謀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眾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

忠義制囚得民 金史

僕散忠義從宗弼渡淮攻壽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

人將帥之器也熙宗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莽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滿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

劉煥戒惡 金史

劉煥海陵王天德元年進士調中都市令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眾皆畏憚母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計車下或挽其靴銜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

裴滿亨政績 金史

裴滿亨字仲通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

武都止盜 金史

武都字文伯世宗時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繼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裴滿亨政績 金史

裴滿亨字仲通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太定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并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

言俄權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衛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閭境帖然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藁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劉煥著蹟老目民請留金史

劉煥字德文世宗時遷管州刺史老目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庶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驚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

三孟奎辨明金史

孟奎字光秀世宗時授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與丹州

金史也嘗發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曰速頊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

張毅善政金史

張毅字伯英世宗時進士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鵬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毅曰失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毅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李完理寃金史

李完字全道世宗時出為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

夏書褒論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界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入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宗寧易粟金史

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世宗時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絕後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之之糧即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去邊人以窩斡亂後嘗無牛宗寧後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法如此

王庭均獄分註誤金史

王庭均字子瑞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金題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世宗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獲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均以計獲鄒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

王維翰息訟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

承暉杖豪民決潦水金史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

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  
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  
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  
不與新喜懃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賜  
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  
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濟  
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

李英捕蕃金史

李英字子賢章宗明昌五年進士調淳化主簿累調通遠令蕃  
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  
史

完顏宗道金史

完顏宗道本名八十章宗時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  
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  
偉有萬貫貲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  
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  
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

趙重福迹獲宋謀金史

趙重福字履祥章宗時為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謀  
入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  
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惶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

移刺福僧備禦金史

移刺福僧東海侯時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  
郭浚濠為禦守備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

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必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謀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

商衡活民甚衆 金史

商衡字平叔東海侯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必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自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北夏人乘衆入傷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

移刺福僧治姦 金史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蔭補吏部令史降帝

元年轉樞密院副都統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重慶府正人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忒掠民婦女歲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效既歸得其所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忒抵罪

雷淵震耀 金史

雷淵在官喜立名東海侯時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嘗擅答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九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鄭建充接木釋民 金史

鄭建充字仲實金廢帝時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於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上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



寔克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今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銅者得釋

石抹元究情金史

石抹元字希明宣宗時為同知滿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函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賊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生平寡言笑高節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胡魯刺寧邊金史

胡魯刺寧邊金史  
胡魯刺宣宗時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改

州刺史蒙民僕獲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籍

揚州

范正辭懲治頑民宋史

范正辭字直道父勞謙獲嘉令治春秋公羊穀梁及第調補安陽主簿太祖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部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擊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  
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與敢扇搖苟失  
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  
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

辛仲甫燒薤擒賊 宋史

辛仲甫字之翰太祖乾德五年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  
與城直會霖潦暴集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  
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  
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蔽伏命  
燒薤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  
桑者無所仲甫課民栽柳陰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

樊知古渡江置橋 宋史

知古字仲師南唐主李煜時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  
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  
之虞欲太祖開寶三年詣關上書言江南可取狀以求進用太  
祖公送學士院試賜本科及第辭褐紵州軍事推官嘗啓於上  
言其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  
遣令遣之煜方聞命即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拜太子  
詹事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  
州事先事州民保險為寇知古擊之連拔三砦擒其魁以獻  
知古皆潰散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  
艦載巨竹緝自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郭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  
者以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置采石三  
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

袁逢吉按田宋史

袁逢吉字延之四歲能誦爾雅孝經七歲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發篇試之賜束帛以賞其精習宋太祖開寶八年擢三傳第釋褐清江尉知州王明薦其能就除豐城令宰相呂蒙正稱其有經術宜任學官會屬數方籍其吏資授四川轉運使逢吉惟脩謹練達時務初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五遣使按視不決逢吉受命往則悉還所侵田民咸德之

楊克讓廉謹宋史

楊克讓字慶孫太祖時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手寫經籍於篋笥歷官廉謹幹局兩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斷決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為能吏

袁鄂勾稽漏籍宋史

袁鄂字景舉進士及第入宋為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鄂民下於鄂州將薦其勤職廓性夸誕敢大言好詆訐太祖以詩士待之太宗即位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緡上嘉之賜緋魚寶錢百萬會錢俶盡籍土宇以獻命廓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公宴別席而坐以寵異之復命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漫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舁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田晝引醫民疾宋史

田晝字承君太宗時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地神云

魏廷式召對稱旨 宋史

魏廷式字君憲宋太宗時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李順為盜就命充陝西至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為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李溥作隄便漕 宋史

李溥太宗時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蓄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則載石輸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

盧之翰守洛州 宋史

盧之翰字維周少篤學家貧客遊單州防禦使劉光遠於門下也徙錢塘之翰隨寓其郡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得解請置問自陳詔聽附京兆府解試明年登第通判洛州會契丹入寇之翰募城中丁壯決漳御河以固城壁虜不敢攻吏民詣闕求借留

張適庶敏 宋史

張適者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藩郡有治績以庶敏稱知鄆州獲對太宗喜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改京東轉運副使知直集賢院一日三被寵渥時人榮之

李承矩有德政 宋史

李承矩字正則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為橫役奏罷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國

國屢空詔嘉獎之入為六宅使

何蒙倍課宋史

何蒙字叔昭少精春秋左氏傳南唐主李煜時舉進士不第因獻書言事畧錄事參軍入宋授洛州推官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調遂寧令時太宗親征契丹還作詩以獻召見賞歎授右春臺大夫三遷至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廨舍推務俱盡蒙假署偵鄰郡麴米為酒既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蒙請減焚之稍遷司門巡撫使潘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緋魚及錢十萬

王子與才翰宋史

王子與字希孟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北海主簿真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南入對與三司論列利害以子與為長

與實外郎子與以每事上計司移報稽滯求兼省職乃為兼判官仍領制置增歲課五十餘萬貫咸平三年就命兼不淮南轉運使子與精於更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所至郡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子與皆即決遣曾無凝滯

葛懷敏討叛宋史

葛懷敏霸之子也太宗時以陰授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祇候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瀾流若兵殺叛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敵盡誅其黨

楊瓊多智宋史

楊瓊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

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  
戰抵渝合與尹元非表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三州雲安軍斬首數  
千級詔書嘉特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共職  
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  
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  
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繫破之追北二  
十里並賜詔嘉諭

王濟多才 宋史

王濟字巨川太宗雍熙中上書自陳得試學士院補龍溪  
縣令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  
由是忤丁謂輩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郡城西有錢塘湖  
廣四十餘里感漶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清溢之患仍

以古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頌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  
欲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

鄭文寶平亂 宋史

鄭文寶字仲賢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拜殿中丞使川  
峽均稅次渝涪聞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  
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誘豪民出  
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口既而李順亂西蜀秦隴賊趙旬聚  
徒數千將趨劔閣以附之文寶移書蜀郡分兵討襲獲其渠  
魁餘黨鐵焉

王彬鋌強 宋史

王彬太宗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知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  
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曾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

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  
英嘗疆取人孳配嶺南州里肅然

寇準治以恩信事文類聚

寇準字仲平宋太宗時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  
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  
無稽違者

吳奎治京師大豪事文類聚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宋太宗時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  
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  
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身猾斂手聲聞赫然

張雍固守宋中

張雍字宗節知梓州淳化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

雍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疆界千餘人  
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  
判官謝濤伐山木為竿銷錮鐘為箭鏑紐布為索守械悉  
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未幾益綿邛彭漢州永康軍悉陷于  
賊順入成都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廣將十萬眾寇劔  
門相里貴帥眾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  
兵皆老弱疲備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  
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伏兵所突則墮其  
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  
以狗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城中大恐雍命發  
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  
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

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真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凶黨數棄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盧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為之少却長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石知顯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謂入奏上手詔褒美之

王德用擒賊 宋史

王德用字元輔太宗至道二年擊李繼遷德用為先鋒隊伍甚嚴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為馬軍都軍頭出為邢洺磁相巡撫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輕軍載勇士詐為婦人轉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

陳子仲言太宗時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設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怨立擒府中六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懇宿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怨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懼無敢後期者數日功

張詠化賊為民 宋史

張詠太宗時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頗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權即命